

那些年乡下孩子的乳名



孩子生下来之后，父母都会取个名字，这就是乳名，在乡下，我们称之为小名，它不同于后来的学名，学名是我们上学时用的名字，有名有姓，我们称之为大名，包括上户口和参加工作，我们用的都是学名。从这点来

看，学名比乳名正规，更容易为大家所熟知。

那些年我们农村的孩子取个乳名很随意，名字越不好听越为大家所接受。农村人生活不易，生个孩子取个赖名好养活。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时，班里有两个男孩子，一个叫伢子，一个叫豚子，伢子在南方也很通用，我记得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里的小主人公潘冬子的小名就叫伢子，可是在我们豫东，伢子同牙子同音，而牙子是我们对小公猪的称呼，豚子是对小母猪的称呼。一个班里公猪母猪都有了，这成了同学们的笑料。

那些年，父辈识字的不多，给孩子取个名字也很通俗，有时候和生活用具有关，如盆啊罐啊，还有叫缸什么的，有的只是随口一说，就是小名。二年级时我有个同学，他的小名叫等着。我问他小名的意义，他也不知道。后来问他的父母，他的父母说，等着就是等着，名字就是个符号，没啥意义。在乡下，取个小名不需要饱读诗书。我有个邻居，他有四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开，二儿子叫门，三儿子叫毛，四儿子叫鸽。四个儿子的名字顺起来就是，开了门之后就有了一只带毛的鸽，听起来也很有意思。

到了“文革”的时候，乡下人为孩子取小名就开始时髦起来。那些年叫文革的人特别多，仅仅文化大革命这五个字就可以转化成三个名字，文革是最常用的，其次是文化，也有用革命作名字的，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，只要一听到这几个名字，就知道是那个年代的人。除了这三个名字之外，还有三个词用得比较多，一个是运动，一个是跃进，还有一个词叫公社。这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，再加上经常搞运动，所以，在我们乡下，用这些词作名字的孩子特别多。

即使到了现在，我们乡下人为孩子取小名时依然和时事有关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那一年出生的孩子叫申奥的特别多，后来举办上海世博会，有些孩子的名字便叫世博。随着社会的发展、农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，乡下再也没有给孩子取名阿猫阿狗的了，即使父母识字不多，他们也可以花上一百元到县城的取名馆里，为初生的孩子取一个漂亮的乳名，这不能不说这是社会的进步。

(宁高明 鹿邑第二高级中学)



浅浅的时光里 深深爱

快到校门口了，遇到两个十来岁的小女孩，一个揉着眼睛哭个不停，另一个用纸巾在哭泣女孩的脚上不停地擦着。这奇怪的一幕看得我心生好奇。不抓紧时间进学校，为何在外面哭开了？

询问过后，得知女孩新买的鞋子，走路的时候被同伴不小心溅上了泥巴，看着肮脏的泥巴在雪白的鞋子上朝她咧嘴笑着，女孩伤心地哭个不停。两个可爱的小女孩，一个兀自哭泣，另一个愧疚地帮同伴擦着鞋，都是淅沥的秋雨惹的祸呀！

我拍着女孩的肩膀，安慰她鞋子脏了可以洗干净，但是脸哭花了就不漂亮了，心情变坏生活就不美好了。好生劝说了一阵，女孩才算平静下来，和同伴一起走进了校园。看着她们雀跃着奔跑的背影，我也不禁被她们的好心情感染，觉得这连绵的秋雨也没那么恼人了呢！

自己偶然遇到她们，几句宽心的话，就赶走了盘旋在她们头顶的乌云，解开了可能会危及她们友谊的疙瘩，让笑颜重新绽放在她们纯真的小脸上。她们的好心情也传递给了我正能量，让我感受到原来施予爱是这么快乐的一件事，让分享者和享受者都在爱的浸润里，感受到幸福快乐。

佛语有云：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。你用爱来对别人，别人也一定会用爱来回报你。你用自己的金钱、智慧去帮助别人，你将来得到的也是更大的福报。

听朋友讲起，在日本新宿旅游时，从山下来，山脚的计程车排了一条长长的队，等着接疲惫的游客。但很多人忍着劳累走到很远的路口打车，也不愿就近在山脚下打车。原来，那些排队的计程车，可能辛苦排队几个小时，只为拉到一个到较远的郊区的游客，这样司机才能拿到比较划算的酬劳。如果车程太近，那他们几个小时的苦等算是白费了，所以很多游客宁愿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，到较远的路口打车，也不想因为自己方便影响了计程车司机的生意。

游人们这份秘而不宣的善念，是理解，是体谅，也是发自内心的爱啊！爱的形式有很多，可以是热烈的情话、笃定的诺言，也可以是丰裕的物质、精美的礼物。更动人的爱是根植于心底的善，它是爱的根，会源源不断地生发出温暖的能量，让周遭的人感受到爱，心生愉悦。

敞开自己的心扉，不要吝啬分享自己的爱和快乐，因为分享和施予会把我们的爱加倍放大，让我们的周围流动的都是爱的空气。

(曾哲 周口五一路小学)



立秋刚过，雨水就多了起来。这几天，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。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，几天前的高温慢慢地降了下来，裸露的皮肤感到丝丝凉意。

撑着雨伞，骑着自行车，行进在上班的路上。往日那灰头土脸的楼房经过雨水的清洗显得格外干净；被雨水淋湿的树叶，黄的更黄，绿的更绿；马路上行驶的汽车，乌黑的轮子旋起一团一团的水雾。又细又密的雨点打在雨伞上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这声音虽小，却敲得我的心情愉快起来。

不经意间，迎面驶来的收割机溅得我满身是水。还没等我缓过神儿来，收割机已从身旁匆匆驶过。望着远去的收割机，我想起了家乡的秋收。

我的家位于颍河、清流河的交汇处，那里地势平坦，土地肥沃。到了农历八月，农作物相继成熟。玉米棒由青变黄，长长的棒子压弯了玉米秆。玉米粒圆圆的、黄黄的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黄中透亮，向农民宣示着自己已经成熟。豆田里一片金黄。一夜秋风把豆叶吹落得干干净净，长满黄色豆荚的豆棵就暴露在农民面前。再过几天，豆荚渐渐变成了棕褐色，摇一摇豆棵，当听到有呼啦啦的响声时，就到了该收割的时候。豆荚容易开裂，收得晚了，黄

豆落得到处都是，会影响农民的收成。棉田里，一行一行的棉棵长得又粗又壮，青色的、紫色的棉桃挂满枝条。几个俊俏的摘花女腰间围着布兜，在绿色的棉棵中穿行，时而俯身，时而直立，时而发出阵阵笑声，在人们眼前展现一幅美丽的秋收图。

每年的这个时节，是农民最忙的时候，也是最需要晴天的时候，既要把成熟的庄稼颗粒归仓，又要尽快耕地播种小麦。播种小麦是有时限的，“寒露麦落泥，霜降麦头齐”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如果播种过晚，数九寒天，幼小的麦苗就会被冻死，直接影响来年的收成。为了抢收抢种，农民不辞劳苦，早出晚归。遇到连阴雨天，心急的农民会用高粱秆做一个“扫晴娘”挂在树上。“扫晴娘”手里拿着扫把，在风的吹动下使劲地扫着，农人希望“扫晴娘”把阴雨天尽快赶走。

一阵秋风吹来，细雨敲打雨伞的声音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看着溅湿的衣服，我转身寻找那台收割机时，已不见踪影。持续不断的降雨一定会给农民收割播种带来困难。想到那成熟待收的庄稼，想到那需要播种的小麦，想到农民那焦急的心情，原有的那份愉快霎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(武阳 川汇区人和办事处)

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：zkwbbxxs@163.com，以不超过800字为宜。